

孔雀胆

胆 霍 孔



行 司 社 成 出 品 零

• 1 9 4 9 •

孔
雀
胆

· 有 所 權 版 ·

刊
行
者
：

著
者
郭
沫
若

刊
行
日
期
一
九
四
九
年
十
月

基
本
定
價
九
元
五
角

印
刷
者
光
藝
印
刷
廠

羣
益
出
版
社

上
海
四
川
北
路
八
五
〇
號

全(A-2-3) 2 (1001-2500) 羣(1021) (211P)

目次

第一幕	通濟橋畔勞軍	三
第二幕	梁王宮之後苑	三
第三幕	段平章之居室	六
第四幕	通濟橋前行刺	一〇
附錄		

一	孔雀膽的故事	一四
二	孔雀膽故事補遺	一五

三	昆明景物·····	一五
四	孔雀膽後紀·····	一六
五	孔雀膽的潤色·····	一七
六	孔雀膽歸寧·····	一八
七	孔雀膽二三事·····	一九
八	孔雀膽資料彙輯（楊亞寧來函四件）·····	二〇

人物表

大理總管段功——年四十歲，後爲雲南行省平章政事。

梁王巴匝拉瓦爾密——年六十歲，雲南行省之首長。

王妃忽的斤——年三十歲，阿蓋之晚母。

王女阿蓋公主——年二十歲，後爲段功之妻。

王子穆哥——年十三歲，忽的斤所生。

參政車力特穆爾——年三十五歲，後爲雲南行省丞相。

大理員外楊淵海——年五十歲，段功之友，後爲雲南行省參知政事。

侍醫鐵知院和尚——年五十歲。

施宗——年四十以往。

施秀——宗之弟，年近四十。

——弟兄二人爲雲南出身之武將。

建昌阿黎——年二十歲，建昌會長之子，爲段功所寵愛。

羌奴——年十二歲，段功之女，

均前妻高氏所生。

段寶——年十一歲，段功之子，

施繼宗——施宗之女，年十五歲，

阿蓋公主之侍女。

施繼秀——施秀之女，年十三歲，

廷臣觀音保、驢兒達德、矢拉蘇成，年均四十歲上下。

番將衛士宮女各若干人。

嬰兒王子一個，初僅滿月，後已七個月。

第一幕 通濟橋畔勞軍

景：

右側現橋頭一座，前手有一碑題「通濟橋」三字。橋下爲盤龍江之支流，岸邊有石欄杆環護，向左繞去，隱沒於左手一帶黃色圍牆之後。圍牆前手有山門一道，斜向，額題「覺照寺」三字。門前有石階數段，階之左右有石製駱駝臥像各一。正面，門之右側有山神祠一座。左前方有大柏樹一株，有圓形石壇圍護其根。

三月初旬時分，桃李花盛開，牆頭有紅白花枝露出。

幕開，右手遠遠有一陣軍號之聲。阿蓋公主領施繼宗施繼秀二侍女，興致沖沖地由寺門跑出。阿蓋年二十許，着蒙古少女裝，手中持芍藥花一簇。繼宗着漢裝，繼秀着漢裝，宗年十五，秀年十三。三人在階上佇立，張望一會。

秀 好一大隊人馬呢！一定是摩訶羅磴段總管到了！

蓋 不會的吧，爸爸都還沒有來啦。

秀 我要到橋那邊去看看，我猜想一定是大總管到了。（急忙向橋頭跑去，由橋上下場。）

阿蓋下階，繼宗隨之，步至後手（即右側）駱駝石像側。

蓋 我們就在這駱駝背上坐看罷，你坐在那邊。

繼宗扶阿蓋，橫坐駝峯間，退至前手之駱背相同坐。
軍號之聲愈近，繼秀由橋頭跑出。

秀（喘息着）我看得很清楚，一定是段總管回來了。

阿蓋與繼宗自駝背下。

蓋 你怎麼會斷定是他？

秀 我看見一大隊由前方回來的隊伍啦，後面有一員大將騎在一匹高大的白馬上，披着一件白色的披風，就給生在馬背上的一樣，辨不出是人還是馬。而且——

宗 啊，那恐怕真是摩訶羅啦。

秀 後面還有一個人騎在馬上跟着，打着一面白色的大旗，上面繡着紅字——

宗 你看出是「段」字嗎？

秀 在風裏招展着，看不大清楚，看來好像是「段」字。

蓋 那嗎，一定是摩訶羅碰了。我爸爸到現在都還沒有來，這怎麼好呢？

宗 是的啦，原說是要在這兒迎接段總管的。

秀 不過王妃和公主都在這兒，段總管一定會高興的。我要進裏面去稟報王妃去！（匆忙跑入寺內。）

蓋 爸爸上了年紀，做事總不够敏捷。想這一次摩訶羅嵯對於我們梁國，真是重生父母啦。

宗 真的，要是沒有他，我們怕連性命都沒有了。

蓋 可不是嗎？我們不是差不多都跳進滇池裏面去了嗎？你想，那明玉珍的兵，就給潮水一樣湧到了我們雲南來，一直湧到了這兒的金馬山，我們的文武官員盡都逃跑了，假使沒有段總管從大理帶領了他的子弟兵來，我們還能够得救嗎？他一來，便把這股潮水給擋退了，而且他一直追趕前去，聽說追到了七里關的啦。

宗 公主，你看見過段總管沒有？

蓋 好幾年前他來跟爸爸祝壽，我看見過他一次。

宗 他是怎麼樣子的人啦？

蓋 我們皇祖成吉思汗的像你是看見過的嗎？

宗 唔，王宮裏不是有？

蓋 是的，我看他就有點像我們皇祖成吉思汗。

宗 他有那麼大的年紀嗎？

蓋 不，他要年青得多啦。

宗 他有多大年紀了？

蓋 算起來，現在怕有四十歲左右了嗎？

宗 聽說他的夫人在兩年前過了世啦。

蓋（警覺）你聽，媽媽他們好像快要出來了。

王子穆哥（由寺中唱出）

好個摩訶羅娑段總管？

喇噠，喇噠，喇！

光輝普照錦浪十八川，

喇噠，喇噠，喇！

生擒紅巾明二回雲南，

喇噠，喇噠，喇！

南家蠻子不敢再造反，

喇噠，喇噠，喇！

穆哥自寺內跑出，着蒙古裝，年十二三歲。在門階上向阿蓋與繼宗，即行發問。

穆 真是段總管回來了嗎？姐姐！

蓋還不知道啦。你聽，那軍號又吹起來了。

軍號之聲復起，其聲甚近，纓之有人馬雜沓聲。

穆哥跑至橋頭瞻望，阿蓋與纓宗亦呈緊張之色。

王妃忽的斤自寺門走出，有二宮女相隨，三人均着蒙古裝。宮女之一懷抱一個滿月的小王子。忽的斤年約三十。其裝特華貴，頭上着一高帽，頗類蓬豆之形，高約尺許，上嵌珠寶，色彩綺麗。（參看元后像冊）纓秀隨其後。

王妃立於門階上，二宮女分侍於門之兩側。

阿蓋與纓宗側身向之，俯首敬禮。

穆（自橋頭張皇跑來）啊，來了，來了。

妃穆哥，是不是摩訶羅嗟啦？你看清楚了。

穆（奔至其母之側）是他，是他，我看一定是他。他穿着一件白色的大披風，頭上打着一個白色的包頭，還有一個英雄結子，完全給保羅那樣。我看見他從一匹白馬上跨下來了，他們向這兒走來了。

妃就只他一個人嗎？

穆有很多人，都割在路邊上的。前面只有兩個兵引着他來了。

妃（自語地）車力特穆爾是跟段功追去的，怎麼只是段功一個人回來呢？這可奇怪了。你爸爸又還沒來，今天對於段功不免是有點冷落了。

穆 媽，有你在這兒啦。還有姐姐和我也可以招待他的。

妃 好，你們不要說話！你們都好生靜靜地站着，我看見他的衛兵都走上了那邊的橋頭了。（向橋頭走去。）

穆 我要去迎接他，使他感受着我們對於他的光寵。（步下門階。）

穆 媽，我要跟你去。

妃 好的。

二人向橋頭步去，在舞台正中處站立，繼秀輕輕地步至阿蓋身旁。

衛兵二人出現於橋頭，見王妃即屈左膝敬禮。

衛兵二人 向王妃殿下敬禮！

妃 （略略頷之，以手指揮。）你們辛苦了。各自執行你們的職務，不必拘禮。

二人 謝恩。（起立，步下橋頭，侍立於兩側。）

參政車力特穆爾出現於橋頭，白包頭，白披風，腳着芒鞋。披風下露出戎裝，佩大刀一柄。見王妃即行禮。

車 車力特穆爾請安！

妃 （笑出）啊哈，原來才是你呀。他們都說是段總管啦。

車 （一面由橋頭步下）段總管還要後一步，他也很快就要到了。剛才我在路上遇見了國王殿下，他——

直趕上前面歡迎他去了。

妃 難怪得。我們在這兒儘等他，老是不見他來。車力特穆爾，你這一次的功勞可不小啦。聽說你親自把明二都活捉着了。

車 可是這事情還有點麻煩，段功說他不是明二。

妃 不是明二？不是來侵犯我們雲南的那員大將嗎？

車 唉，段總管說他不是。他還說他是建昌的保羅會長的兒子阿黎咧。

妃 哦，可是國王已經給你們奏上燕京去了。論功行賞，封你爲雲南行中書省的丞相，段功爲平章政事。我倒要向你賀喜啦。

車 多荷國王和王妃的栽培，不過恐怕段功不會心服的。

妃 那也沒有什麼，只要朝廷諭旨下來，任何人都不能違抗的。我倒很奇怪，你怎麼打扮成這個樣子？

車 我這是學的段功啦，完全變成保羅了。啊哈哈哈哈哈。不過這樣的裝束，在行軍中倒很方便。（向阿蓋）啊，阿蓋公主，你抱了那麼一簇鮮花，可是送給我的嗎？

蓋 對不住，我是準備送給那認真把敵人趕走了的人。

車 嚇嚇，你是準備送給段功的啦，是不是也好，我倒不稀罕這些一晚上就會凋謝了的芍藥花，我倒希望

你這朵起死回生的押不盧花啦。嚇嚇嚇嚇。

蓋（側目鄙視之）……

妃（呈慍色）車力特穆爾，你怎的在我面前放肆？

車嚇嚇，豈敢，豈敢。不過我實在是誠心誠意的想做你的女婿啦。

妃你少在我面前說這樣的話，不過我看你也怕勞頓了。我們到廟裏去休息休息一下罷。

車是，是，遵命。（指宮女手中所抱之小王子）這就是新添的小王子嗎？

宮女是啦，剛好滿月。

車讓我抱抱看。（接受王子）呵，可愛得很。（親其兩頰後，復將王子授還。）

妃你這兩名衛兵可叫他們過橋那邊去等着，這兒用不着他們。

車是。（命令衛士）你們過橋那邊去。

衛士應命下。

妃（向其餘的人）阿蓋，你們可以留在這兒，回頭也不必來打招呼，我是自會出來的。

蓋是。

妃穆哥，你也留在這兒。——

穆 我是要留在這兒的。我還要看段總管咧。

妃（向宮女二人）你們兩個陪我進去。

宮女二人 是。

王妃前行，車力特穆爾隨後，在經過阿蓋之前，側首向之作媚態，阿蓋鄙夷之。二人入門後，宮女跟隨入門。餘人初均側身俯首目送，待王妃進門後，穆哥即以兩手食指翻出左右下眼臉，伸舌作怪狀。

靜默有間。

穆（轉過身來）哼，捉迷藏去嘍。

蓋（制止之）阿弟，你不要亂說！

穆 我沒有說什麼啦，我是要你們和我捉迷藏。

蓋 你總是愛玩皮，媽媽曉得了，會要你的命！

穆 不稀罕，不稀罕，她一定要的話，我就送還她。

蓋（撫慰之）小弟，你聽姐姐的話，你不要這個樣子，好不？你使我够擔心咧。

穆 好姐姐，我不這樣了。你不要擔心罷，好姐姐，我們來講點別的故事。

蓋 好的，我講給你聽，但你以後千萬不要再說媽媽的壞話，不然我就再不給你講故事了。

穆 我不是說過我不說了嗎？

蓋 你要發誓，我不相信你的話。

穆 好，我就發誓。

蓋 你發誓啦。

穆 我要是再說，我就——被孔雀吃進肚裏去！

蓋 你真是調皮！

穆 好說，姐姐，她老是虐待你啦。而且——

蓋 （急制止之）你還要說？

穆 她還欺負爸爸。我實在氣不過。

蓋 你老是說這樣的話！好，你說，你說！我不睬你了。（生氣，向橋頭走去。）

穆 （追去，執其姐姐之衣袖）姐姐，我不說了，我不說了，你別要生氣。

蓋 你爲什麼總是不聽我的話呢？

穆 我聽你的話，我聽你的話，我以後要裝一個啞子。（以兩手掩嘴。）還要裝一個瞎子。（以兩手蒙眼。）還要裝一個聾子。（以兩手蒙耳。）還要裝一個鼻子不通，大腫傷風。（以兩手蒙鼻。）